

文章之道、辞章之学与散文之道,这三个概念照应了为文之道从文章学到文学学的演变路径。前两个概念属于文言时代,后一个概念则属于白话文时代。虽然在阐发散文的历史发展状况之际,人们可以兼容古今,视《庄子》《史记》、韩愈苏轼之文、晚明诸家为中国散文的高峰所在。刘勰之述,苏轼之论,王国维之说,他们的审美主张也可以古为今用。但以上这些事实无法取代百年白话散文经历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之后新的审美向度与审美新义的确立。古典时代,在道统高于君权的信念体系之下,所谓君子之文,以言道也!为文之道与辞章之学被打上深厚的殉道的烙印。

现代散文则撇开了文章之道与政治哲学、人伦教化的杂糅,具备审美性、个人性、独立性的文本得以确立。郁达夫“个性的最大发现”之说,周作人独特的“美文”观,较好地阐释了散文之所以为散文的题中之义。新时期以来,随着散文热潮的发生,林贤治、谢有顺等人分别著文,就散文的审美本体展开反思,并将散文文体的核心理论建构引向自由精神的确立之上。若仔细加以梳理,从个性的发现到自由精神的确立实际上有着明确的承继关系。个性的发现意味着思想启蒙、审美启蒙作为前提条件而存在,如此,才会有精神个性的真正显现,同时也意味着支撑个性的维度为现代性的维度。白银时代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经指出,个性具有社会根本无法到达的深度。而自由精神的内涵,则指向思想的自由,指向社会空间对个体性的尊重程度,既有着向内的一面,又有着向外的一面。其中向内的一面,即个性的自觉守护与自觉呈现。

以上关于散文审美本体的认识,沿着文学是人的思路而来,以命题形式而呈现,对于什么是好的散文这个问题,尚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轮廓,更谈不上量化式处理了。好的散文应该具备哪些特征?这就需要回到以文本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结合写作实践加以描述和指认。对于这个问题,古典的文章传统曾经有过表述,比如孔子诗学观中的“辞达而已矣,绘事后素”,韩愈倡导的“须言之有物,惟陈言之务去”,等等。但这些审核准则今天看来依然属于泛泛而谈的范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是刘勰关于文学的一个通变的观点,简约之美有其恒定性,但并不代表着万世不易。

散文虽然包容性很强,其边界也是有弹性的,不过在今天,大致的写作路向可归类为二。一个路向朝着情思的舒展而进发,这个路子大致照应叙事散文、小品文、青春美文、游记等体式;另一个路向则注重个人识见的开掘,大致照应着随笔、序跋、手记等体式。题材也好,体式也好,皆非好散文的决定性要素,对于上述两个路向的散文写作而言,有两个共性的要素可视为散文抵达华章的必备内容。具体来说,一为散文语言,一为个性的确立。先说散文语言,这个要素涉及到最基本的传达与呈现层面。过去,人们的认识

# 什么是好的散文

□刘军

有误区,一直觉得家常话就可以写出上乘的作品,此论实谬。散文既然是文学之一种,那么它必须追求文学性,而散文语言就是文学性呈现的最直观的载体。卡勒所言的文学是语言的突出,这个准则可适用于一切文体。因此,表达的自觉



社会语境也好,艺术观念也好,皆会为写作主体设置重重障碍,冲破这些束缚当然需要勇气与胆识,需要思想的自觉。在这里,自由既是心智解放的过程,也是一种美学形式。作品中所内蕴的个性,作为独特的精神个体性的存在,与个体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观紧密相连,无论是描写星辰、天空,还是刻画植物、微尘,其后面皆蕴含着灵魂的形状与重量。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当下现实中,将散文过多地放在抒发小情绪、消费各式各样的乡愁方面,我觉得并不是个好现象。散文是小言,同时也是一种大言,作为时代之大品,不具备思想的穿透力,不能呈现中国式的智慧,不能与传统为文之道实现对接,这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表达、情感与思想,在文本中并不是疏离的状态,它们实则是一体的。

是个基本的门槛,个体与语言、语词之间需要建立一个敏感机制,尝试着让笔下的词汇重新苏醒过来,赋予其独特的体温和含义。散文语言直接关乎着个人风格的确立,按照歌德的描述,风格又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这就意味着,一流的散文作品在语言层面必然体现出作家自身纯熟的语汇呈现能力,文字之美或者文字之力与写作技巧、修辞之间,有着极佳的贴合度。如果要给出实证的话,且看鲁迅《野草》题辞的开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觉得空虚。”这种劈空之语,带着凌厉的力道扑面而来。后世评述其文,力透纸背,恰从这样的语

言表达细节而来,而且,这个开头与《秋夜》两棵枣树的开头,曲率相同,它们既是深沉的,也是高蹈的。当下的散文作家中,语言上自成体系者可谓不少,格致的巫性色彩,阿薇木依萝笔下回到事物本身的能力所营造出的本色化格调,汗漫的空灵与柔性的如一,冯杰的幽默与通脱,等等,皆为范例。总的来说,若想具备个性化言说,陌生化乃必由之路,而诗性则是终极的目的,毕竟,艺术的本性就是诗,而诗的本性却是真理之建立。

个性的确立实际上就是主体自觉的完成,就是对自由精神的把握和深透的理解。“人是生来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语)社会语境也好,艺术观念也好,皆会为写作主体设置重重障碍,冲破这些束缚当然需要勇气与胆识,需要思想的自觉。在这里,自由既是心智解放的过程,也是一种美学形式。作品中所内蕴的个性,作为独特的精神个体性的存在,与个体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观紧密相连,无论是描写星辰、天空,还是刻画植物、微尘,其后面皆蕴含着灵魂的形状与重量。而这些并非虚化的内容,而是指向孤独个体与外在事物之间在生命频率上所形成的切割与互振。其中的每一个形状皆是动人的,每一种声音皆是深刻的。

当然,就情思的路向而言,至真至纯乃必然的要求,大家之作,其言情必沁人心脾,这是基本的标尺,而为文而造情则是大忌。就识见的路向而言,散文本来就是一种智慧文体,缺乏见识,作家笔下的对象就成了一堆提线木偶。即使是情思之作,见识也是必不可少的,反则,不独洞察力缺失,而且作品内在的情理逻辑也无法建立,“学者以识为主”,可谓古今同理。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当下现实中,将散文过多地放在抒发小情绪、消费各式各样的乡愁方面,我觉得并不是个好现象。散文是小言,同时也是



一种大言,作为时代之大品,不具备思想的穿透力,不能呈现中国式的智慧,不能与传统为文之道实现对接,这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表达、情感与思想,在文本中并不是疏离的状态,它们实则是一体的,如同歌德提及的那样:“艺术要通过一个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 贴地行走与自由飞行

□谭杰

相较于小说、诗歌、戏剧等,可以说,散文是拥有更高自由度、更为开放的文学体裁。这种自由开放,赋予它多样性与丰富性,让我们读到斑斓繁芜的世界,也帮助我们拨开现象的迷雾,获取人生的真谛。同时,也因为自由开放,它对散文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倾注更加纯粹真挚的情感,拥有更广阔的胸怀和博洽的智识,以及用精取弘的文学素养。

习习对生活与散文写作是有高度的尊重和敬意的。她“坚持要求自己安安静静地写作,写自己认为的有文学品质的散文”。在这样的文学自觉下,她的创作始终坚守散文的底气——“个性的呈现,对生命、对生活深邃的切入”,在横向方面不断拓展写作内容的广度,在纵深层面对生命个体和历史时代进行深沉思考,同时,在散文文体方面,她就散文作为文学而提出了更多的书写的可能性。

习习的作品有一种难得的熨帖感。像《黑蝴蝶让我们目眩神迷》的题记所写的那样,文本的叙述如同拉着你一起在阳光底下话故人、聊旧事,那些昔日影像就在太阳的明影儿里活泼地蒸腾起来,鲜明灵动,又带有温度。这讲叙是片段的、零散的,又能随时自然地接续串联。

真

梁实秋在《论散文》中写道:散文是没有一定的格式的,是最自由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处置,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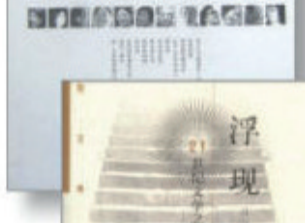


能,提起笔便把作者的整个性格纤毫毕现地表现出来。习习拥有女性作家普遍具有的敏锐细腻、多思善感、纯真沉静等特质,她将对生活的丰富感知进行咀嚼和回味,转化为写作的灵感。

习习的散文善写“小”,以小见真,且具有“大事化小”的能力。她的“小”并不是规避历史时代,去抒写琐碎琐屑的小情小调,也不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宣泄个人色彩浓重的情绪或者情感。她在将眼光投向历史时,并不是记史数典,塑英雄叙事。她的“小”,是从苍茫的尘世中,攫取打动人的部分片段,将细微之处放大,照射到现实和生命个体中去;她频频书写的那带有记忆烙印的生活经验,是对时代和历史的贴近,对俗常细节的还原与提炼,对平凡人可爱、可怜、可笑、可叹面貌的立体刻画。

《黑蝴蝶让我们目眩神迷》描写的是在“工业时代”,依附于工厂周围的,工人们聚居生活的大院里的俗常人事。寥寥片段,浓缩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代风貌和平头百姓的生存状态,读来是似曾相识的邻里和犹在眼前的人世百态。《一种类型的群居》交代了工厂大院里的日常。这大院里的世俗,尤其是由“贫穷和无知带来的习性”——比如偷窥的习惯、比如分配不均、争风吃醋,比如表达不满的粗鄙动作,当然还有一家有难,众人纷纷施以援手的善良……这些细节或者说片段的截取,体现出作家体悟生活的深意和尽可能冷静还原生活的本真态度。它们再呈现出时代的面貌,将读者记忆中的已经模糊的人事瞬间唤醒,并由此牵引出一系列与之有关的遐想。

而生活在茶壶院儿里的人:万事精通、颇有威望的瘸腿舅姥爷,通情达理也有迂腐古板的一面;人群里特立独行、被街坊邻里私下嘲笑,又因为组织大合唱而被另眼相看的知识分子四眼儿,想要独立要自由却被吓止,最终如愿以偿在大家遗忘的角落里默默无闻地生活下去;正在长大的知识分子六一,如小大人一般机灵,也有他的淘气和倔强;



做事投机、用情愚痴的大红,聪明却用错了地方,身体上承受的断指之痛并没有让他消沉半分,直到痴爱姑娘的芳心许给了双胞胎弟弟,终于背井离乡;漂亮却心意难测的邻家姑娘莲娃……所有的人物品性都是多样的、丰富的、立体的,没有好人与恶人的严格区分,他们是脚踩在大地上的普通人,是院落风俗和文化的建设者。这些小人物,人性里既有闪光点,又有不易被发现的幽暗面,既强大坚硬又柔软脆弱,如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呼吸成长起来的。

从习习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观测到历史时代的样貌,触摸到俗常的肌理,还有平凡小人物的喜忧。她观察俗世的细致入微,对人情世事的悲悯与疼惜,使其作品具有很强的辨识度与审美意味。

节制

习习热衷于书写俗常人生,这俗常中的人事无疑是琐碎的、司空见惯的,然而又是包罗万象的,要有热爱生活和平心静气的心,才能发掘出那些有着独特光辉的部分。在将生活编织进写作时,习习的书写节制又通达。这节制既有情感的节制,又有语言的节制。

“不多不少,这次先说这些。”如题记所言,她的书写不执著于铺陈渲染,而是抓取与人事相关的核心片段。素描勾勒出轮廓和细节,没有浓墨重彩的粉饰,没有旁枝斜逸的杂乱。她平静而又扼要地力求描摹出旧时光中人事的本质样貌,让读者自己在这些人无常的变化中体味时光和人性隐匿的力量。

《黑蝴蝶让我们目眩神迷》中,“我们这群人,像被一只无形的手——吊车的大爪子一样,随便揪起一团,丢进了一个茶壶——我们的大院。”一句话描摹出生活的区域形状——平躺的大茶壶,以及大院里杂而不同的人群构成和相对封闭的群居生活模式。她用简洁的词句来点明要写的事件,犹如先想到特质,再来叙述佐证。《举着胳膊走路的人》中,“我们大院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很复杂”,“那是让人难忘的一天”“两个知识分子的交锋……”“但是,终有一天,举着手走路的四眼儿会让大家另眼相看的。”“要说说合唱了”等等。这种凝练的书写方式有效而直接地截取最能凸显人物的片段,把笔力集中在有聚焦效果的



事件上,避免了冗长的关于背景和衔接的赘述。

语言的节制则体现为用词上的通透与炼达。尽管在书写时节制情感,精心提炼,习习在用词造句、叙述口吻上却并不生硬,反而流畅生动,恰如其分。《我们乏善可陈的冬天》讲述了以六一为中心的孩子们的冬日生活。心和胃全都空空荡荡的乏善可陈的冬日,六一大脑里的知识成了大家打发时间的重要谈资。六一给大家讲鬼故事,在精神和物质上给大家提供营养,然而,却集体引起了不适……不管是事件本身,还是用词,都饱含了冬的意味。“贫寒的长冬铺天盖地来了”“六一妈的尖叫声像摔了一地的冰碴子”,听鬼故事的“众女子牙齿咕咕咕的乱磕着”……没有过多的修饰形容,如清透的流水流淌而过,随大地起伏,或无声滋润,或就势落下。语言的通达与凝练减少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和隔阂。

从习习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观测到历史时代的样貌,触摸到俗常的肌理,还有平凡小人物的喜忧。她观察俗世的细致入微,对人情世事的悲悯与疼惜,使其作品具有很强的辨识度与审美意味。“我热爱写作,它只遵从内心的指使,它赋予我精神上的自由,让我常人无人之境,让我可以在一个人的疆场上万马驰骋。在繁杂躁乱的生活里,它沉静人心,可以不被打扰,而且,它与世间万物物理性的进程不同,它永远都在成长,它只会愈加繁盛。”自觉生活、自觉写作的习习,对待散文写作有自己的思考和态度,因这热爱,赋予她一股高昂自由的力量,这力量会支持她在写作上走的更远。

(作者单位:鲁迅文学院)